

艋舺民俗的引水人——黃鳳姿與池田敏雄

文／蔡蕙頻（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） 圖片提供／國立臺灣圖書館



▲黃鳳姿《七爺八爺》出版時，文學家菊池寬曾讚其為臺灣的豐田正子。

如果要為外國人安排一趟艋舺小旅行來認識臺灣民俗與傳統文化，您的腦中會出現哪些地點呢？龍山寺、清水祖師廟，還是艋舺青山宮？黃鳳姿和池田敏雄為大家引介了充滿濃濃臺灣味的艋舺。

根據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的介紹，黃鳳姿為1928年生，父親黃延富是出身京都大學法科、在日本東京府（當時東京尚為府）學務課服務的菁英，母親雲仙則畢業於臺北第三高女，因此鳳姿可說是生於名門望邸。家住艋舺有明町的鳳姿從小就喜歡讀書，她的祖父也會帶著她到家裡附近散步，一路上說著地方上的事情與臺灣民間故事，這些故事都成為日後鳳姿寫作時的養分。

鳳姿四年級時，作品被收錄於介紹臺灣民俗與文化的期刊《臺灣風土記》中，該書的共同作者尚有池田敏雄、金

關丈夫、楊雲萍、市村榮、西川滿和島田謹二等人，皆為研究臺灣民俗的重要人物，唯獨鳳姿一人為公學校學生。是怎樣的主題與風格，讓她能夠躋身其中呢？金關丈夫曾在《胡人の匂ひ》一書中，這樣描述自己讀到黃鳳姿作品的欣喜之情：「……裡面蒐集了十一個萬華的年中行事，以及五個臺灣民間故事。這是作者鳳姿從曾祖父章田老那裡聽來，不經修飾的直言寫下來的作品。我首先對於她那種在成人身上已經看不到的態度感到非常難得。文章在行雲流水之間，非常傑出。」這樣的鳳姿，被譽為是「天才少女」、「臺灣的豐田正子」。

後來，黃鳳姿陸續出版了《七娘媽生》、《七爺八爺》等作品，短篇創作也收錄於西川滿《臺灣文學集》，或散見於報紙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，每一篇均是描寫臺灣民俗與人文風情之作，特別是以自己的生活環境艋舺為觀察對象的一系列創作。

黃鳳姿寫過過年、清明節、中元節、中秋節、端午節、天公生、七娘媽生、做湯圓、七爺八爺等傳統年節慶典，也寫了拜床母、剃頭、取名字（號名）、週歲、蛇郎君等民間習俗與傳統行事。譬如臺灣的冬至要吃湯圓，黃鳳姿提到，冬至的前一天就要將湯圓做好，要做十二個雞

蛋大小的有餡湯圓來祭祖，並在祭祖後將小湯圓分別黏在窗戶及桌椅上，謝謝它們過去一年的庇佑。

黃鳳姿以臺灣民俗作為寫作的主题，是受到她的老師池田敏雄的鼓勵。根據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》的紀錄，池田敏雄在1935年起擔任艋舺地區龍山公學校的訓導，1941年轉任臺灣總督府官房文書課囑託。

池田敏雄對於艋舺的一切懷抱高度的興趣，他曾在一次聚會上被同席的日本人笑說：「你除了艋舺的事以外，什麼都不知道吧！」金關丈夫形容池田敏雄就是「艋舺學派」——艋舺以外的事情完全不曉得。

光從這樣的形容，我們不難了解這位整天光跟「艋舺」黏在一起的日本人對於臺灣民俗抱持著多麼高度的熱情。池田敏雄在龍山公學校任教期間，鼓勵學生黃鳳姿從事臺灣民俗的創作，而他自己也在1944年出版《臺灣の家庭生活》一書，分就「家庭生活」、「女性與民俗」（女性と民俗）、「民間故事筆記」（昔話覺書）、「家庭年中行事」（家の年中行事）與「地方歷史」（町の歴史）等部分記錄臺灣的民俗，其他相關作品也刊登於知名的民俗雜誌《臺灣民俗》上。

順帶一提，另

一位曾經鼓勵黃鳳姿寫作的是西川滿。西川滿在《七爺八爺》的序文裡提到，他曾到黃鳳姿家中鼓勵她寫作臺灣日常生活，向她說：「像是你為什麼被取名為『鳳姿』？你的妹妹又是為什麼叫做『秀煌』？寫下這些都是生活，還有附近的事情、龍山寺的事情，你看，能寫的東西很多吧？」西川滿自陳，在他拜訪黃家的幾天後，池田敏雄拿來一疊作品請西川滿幫忙取書名，西川滿一看，原來是鳳姿的作品，他為之取名為「七爺八爺」，該書在1940年出版。

本文稱黃鳳姿與池田敏雄為「艋舺民俗的引水人」，除了因為兩人寫作了大量以艋舺地區為中心的臺灣民俗創作，為臺灣人的傳統生活留下紀錄外，更加重要的意義是他們所寫作的時代背景是一九四〇年代。

那是個被戰爭煙硝味所籠罩的年代，臺灣民俗之所以在戰爭底下能夠持續進行，用金關丈夫的用語來說，是因為它被定義為「大東亞民俗學的一環」。這時候，金關丈夫也說低頭寫著臺灣民俗的池田敏雄作品「缺乏政治性」，不過正是因為他的「缺乏」，才更顯臺灣民俗的真實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讀黃鳳姿與池田敏雄的作品，感受他們筆下的臺灣民俗風情。



▲池田敏雄筆下的老艋舺。

▲西川滿、池田敏雄《華麗島民話集》。